

□邓海敬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严肃的话题:钱。

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血液,学名货币。喜欢它的看见它两眼放光称“孔方兄”,讨厌它的不屑一顾叫“阿堵物”。

虚拟货币的产生

我们先看看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假设原始社会有两个人:甲和乙,甲是种红薯的,乙是种玉米的。

这时,一种担当流通功能的物品出现了,后来就被称为货币。

时间转到20世纪末,两个玩《传奇》的网友甲、网友乙在网上碰面了。两人互相看中了对方的一套装备,这种玩意有一个学名叫“虚拟财产”。

1998年,当奥斯卡最佳女配角胡·戈德堡成为Flooz.com的主要赞助商时,她希望Flooz.com能成为全新的网络货币供应商。

你口袋里几种“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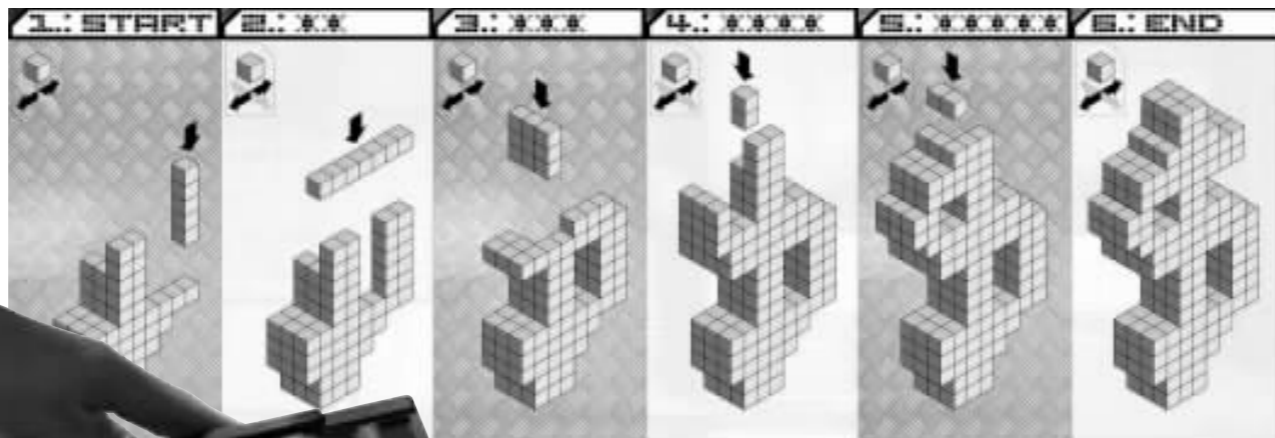
目前中国网络市场的虚拟货币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但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有三种:

即时通信的衍生。1997年腾讯公司推出了QQ即时聊天工具,由于使用人员少,加上市场不成熟,因此是完全免费的。

■财富观



虚拟货币:另类“孔方兄”



拟货币,

可包月或

单片付

费;中国电信

互联星空的影视吧

也是如此;而百度公司推出

的百度币用途就更为广泛了,不但

可以去百度的影视社区看电影,也可

用于专业搜索、音乐下载等。可以

说,是互联网丰富的增值业务内容

催生了网站虚拟货币的繁荣。

网游玩家的需求。在这个娱乐

的时代,网络游戏的玩家在网民中的

比率是越来越大了。自从盛大推出

点卡模式以来,“游戏点卡”便成为

网游公司约定俗成的收费模式。玩

《传奇》买“传奇点卡”,玩《大话》

买“大话点卡”,网游公司热衷于这

种模式,而广大玩家也已经习惯了

这种模式。用某玩家的话说就是,

购买点卡玩游戏,购买和交易装备

省去了汇款的麻烦和地域的限制。

虚拟世界的现实问题

Q币、U币、I币、V币……各式各样的虚拟货币在网上流通,目前,包括盛大、网易、新浪、搜狐、腾讯

等都有自己的虚拟货币,但都只能在各家领域内使用。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更加便利,可以让用户一次性购买虚拟

货币,其后再用虚拟货币来支付购买,省时省力。这种情况,就好像现实中人民币、美元、英镑等各式货币在自己的领域流通,不过互联网

中国网络的宽带中国,除了提供近千部免费电影外,对精品电影、新上市电影进行收费,采用的就是虚

足够的冲击力,那么它是否可以开一家自己的虚拟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让各式虚拟货币统一起来?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疯狂的创意,然而事实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难以实现。

比如腾讯公司的Q币。目前,鉴于QQ的普及,Q币的使用早已超出了腾讯公司当初的预期。现在在网上,Q币甚至可以用来购买其它游戏的点卡、虚拟物品,甚至一些影片、软件的下载服务等。近期,瑞星还宣布与腾讯合作,用户可以通过QQ币在线购买瑞星的杀毒软件。鉴于Q币的价值,甚至有很多专门提供Q币与人民币进行双向兑换的网站,使Q币逐渐成为一种可以流通的等价交换单位。

相关链接

虚拟货币下注博彩变为变相赌博

某些网络游戏利用虚拟货币进行在线赌博或博彩,有关专家认为,虽然形式和传统赌博不同,但实质上是一种赌博行为。

这种情况在一些传统游戏上网之后尤其明显,比如有网站提供斗地主、梭哈、扎金花、21点等游戏,玩家可以在线进行虚拟赌博,

而现实中由货币带来的困扰经济的各种情况也会在网络上出现,比如人类经济的死敌“通货膨胀”。以《魔兽世界》为例,玩家挣钱的方法就是打怪以得到金币和装备。在网络中“人气”就相当于“钱气”,人气越旺的游戏交换的氛围也就越高。但是,一旦《魔兽世界》金币的“钱气”高涨之时,就会吸引职业玩家寻找游戏中的BUG来制作外挂,类似于现实中制造“假钞”,但“政府”(游戏运营商)又不可能区分出玩家手中持有的“货币”,真是假,这和现实里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没有本质区别。假如有过多的游戏币在这里面流通,原本1元钱就能买到的东西,可能就变成需要拿一捆钱才能买到。随着一款游戏的外挂泛滥,游戏里的货币和道具越来越多,会造成货币汇率越来越不稳定,虚拟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无法控制。

■生财有道

财富漫谈

比钱更重要的

□张晓晖

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同学奚落我,你们忙来忙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立刻反唇相讥,那你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评副教授,将来评教授,评博导吗?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名利地位?你对专业有兴趣,你自己都不信!你的研究生做出的实验原始数据都真实吗?你的科研项目结果都对吗?都有现实意义吗?你去参加项目评审,你明白人家的东西吗?还不是说两句好话,拿了评审费就完事儿!

唇枪舌剑一番之后,是沉默,是心情的沉重,只好喝闷酒,喝多了,就说起当年上大学时候的理想主义。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有大师,而不是因为有高楼大厦。现在呢,大学里的高楼大厦多了,可是大师几近绝迹。过去去课堂上课,黑板白粉笔,现在黑白颠倒,白板黑笔。

那时候的大学校长很令人尊敬,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南开就是张伯苓的命,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老先生对着天空咒骂,“南开,南开,你越难,我越开!”于是南开大学辗转数千里成了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而南开中学则开到了重庆!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即与善用军统系统的蒋委员长约法三章,特务、宪兵一律不准进台大。蔡元培先生高山仰止,更不必说了。

爱因斯坦曾把支票当作书签夹在书里,还拒绝接受以色列总统的桂冠,虽然这出于同胞们的殷切期望。爱因斯坦一生既不爱钱,也不爱钱。所以,他和宇宙对话,与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争论了一生,虽然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谁距离真理更近”。

作为学者,最高的追求目标是兴趣与责任,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兴趣,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兴趣,还有朱熹平、曹怀东对庞加莱猜想的兴趣——庞氏猜想临门一脚的突破,说到底,还是源自朱、曹二人的兴趣;

还有责任,钱学森、邓稼先等两弹元勋们把责任看得高于一切,否则作为海归派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不会从事事故现场捧回放射性物质,因此死于白血病;华罗庚先生到基层去推广“优选法”,陈省身先生创立南开数学所,袁隆平蹲在田里搞杂交水稻,说到底,都是心中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什么是大师?能够抛开名利的才是大师。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还是谋生的手段。

还是说说大伙儿都感兴趣的职业吧。我很崇拜巴菲特,为什么呢?不仅仅因为他世界首富、投资巨擘的地位,更是因为他的事业心。

赚钱的还讲事业心?没错。试想,以老巴的财富早就可以富裕裕地过几十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赚下去,把财富做到全世界冠军的位置上?

老巴说过这样的话,我对钱不感兴趣,我只是对赚钱感兴趣。没错,这就是巴菲特七八十岁还在赚钱的原因。让他痴迷的不是财富,而是看着财富增长。

《股民老张》里面唱过,“我来到这儿的动机并不算高尚,我起到的作用却是兴国安邦”。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兴国安邦的作用,但到证券市场上来的人毕竟都是为着赚钱来的。利,这个东西,绕不开,躲不过。

但如果过分痴迷于“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与“利”字挂钩的几乎没有好话,因为过分痴迷于利,就会“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按《孙子兵法》上说,就会被对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不是吗?是不是每次买进股票,都希望这只股票改变你的命运?是不是每次亏损之后都急着“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于是,就变成了输红了眼的赌徒,一发而不可收。

说来说去,这些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人之情。但是,对于有着“人之常情”的大多数人,赔钱的结果也就无可厚非。而极少数人之所以赚钱恰恰是因为跳出了“人之常情”。

做投资是为了赚钱,但对于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只对钱感兴趣,更要对如何赚钱感兴趣。

与社会不同的是,证券市场给了大师级人物以丰厚的奖赏,真正的大师在投资这个领域是可以做到名利双收的。

而回到社会这个层次上说,话题就变得沉重了。对芸芸众生而言,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谈责任、兴趣都有些远,但如果这个社会上不再有理想主义者,不再有大师,不再有精神贵族,如果所有的语言、标签、思想都成为攫取名利的工具,那会怎样呢?恐怕会不亡国而灭种。

马克思·韦伯说过,一个民族或国家最可怕的就是经济主流阶层的市侩主义和利见。



□黄艳斌

在一夜暴富的机会越来越少的今天,如何创富,如何从下岗和失业的阴影中走出来,一些成功人士道出了他们成功的秘诀:做别人不愿意做且做不了的事。

捡破烂,是大多数人都愿做和耻于做的事,它能赚多少钱,恐怕一般人不能了解。有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农民,八十年代末来北京捡垃圾,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他通过捡垃圾,成了拥有百万资产的北京茂洲学琼物质回收公司的董事长。他成功的真谛就在于: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来北京捡垃圾之前,杜茂洲曾在家乡做过几年的代课老师,修理过无线电,养过猪,但都收入甚微。他到北京后也曾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全都碰了壁。后来他到北京朝阳区的焦化垃圾场,成了一名拾荒者。那时候拾垃圾的人很少,用“只要一弯腰,满地是黄金”来形容当时拾荒的收获,一天也不过份。1990年,杜茂洲一天最高赚过50元钱,这相当于他在老家时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当时他兴奋地说:捡垃圾——可能是他今后的生财之道了。

捡垃圾其实也有窍门。杜茂洲发现北京市中心高消费的人

京城“丐帮帮主”的致富启示录

群中,垃圾的“含金量”较高;大到丢弃的国家战略物质(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纽扣药片,甚至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一次都没穿过的新衣服,运气好的时候连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都能捡到。有人还从垃圾箱里捡到一枚含金量很高的奥运金牌,当时让这些拾荒者兴奋了好一阵子——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农村和城里人的差别吗?

农村和城里生活的巨大反差以及拾荒的赚钱效应,使杜茂洲每次回乡探亲,都会从农村带回一帮人来北京拾荒。时间长了,他成了“丐帮帮主”。因为他手上握有政府与垃圾回收处理的双重资源。他的身份自然而然地由原来的拾荒者变成了承包者和销售商,逐渐受到“丐帮”们的尊重。

随着“拾荒族”大军的扩大以及垃圾品种的日益繁多,聪明的杜茂洲,把垃圾品种进行了专门的分类:属于金属的,不管废铜烂铁都捡;玻璃不管碎玻璃、瓶瓶罐罐都捡;光塑料就分了70多个品

种。除了垃圾分类,人也作了分工:有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从垃圾的捡拾、回收、分类形成了一条复杂的产业链,而杜茂洲在中间环节上“承上启下”获利不菲。

杜茂洲说:“教书没能改变我的命运,搞无线电修理也没能改变我的命运,捡垃圾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没想到我会当老板,我会坐小车,我会住高楼……”

杜茂洲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做生意未见得都要挤在独木桥上,要知道人多的地方没有风景,条条大路通罗马,干嘛非要走一条路呢?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下岗女工,几年前以卖水果为生,后来她看大家都做这个行当,利润越来越来少,她就干脆不干了,转而在露天擦皮鞋。一双皮鞋擦下来,就一元钱,单纯的擦皮鞋,一天能赚30多元。后来在此基础上,她又干起了修鞋这个行当,由于服务态

度好,所以回头客很多。再后来,她又由露天街头搬进了屋里,并增加了新项目:做特型鞋。她还实行擦皮鞋会员卡制,只要是会员卡,擦皮鞋一次收费8角,这一收费她就一个人开了个皮鞋屋,所以生意还真的不错。

笔者有个朋友刘姐,是个单身母亲。一个很会赚钱也能赚钱的预算工程师。她成功的经验在于做别人想做却做不了的事。

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工程预算人才短缺,出现了十几个岗位等一个人的局面,所以收入也就水涨船高。很多人对此羡慕不已,可没“证”干不了。但就是这样的一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专长,在这个行业赚了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自费留学,买了房和车。最让笔者佩服的是,刘姐38岁从会计专业转行学预算,42岁考上国家注册一级预算员。谈及转行,她说,现在在会计和做会计的人太多了,而预算工程师社会上紧俏,要想来钱快,就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